

时光深处的青台山

李巧文



拾级而上



河水清澈



全景



村中一角

当地人称,这条河跟村庄的名字一样,叫“厂江”。

热量仿佛猛然充塞到空气中,还好,刚下车,太阳便羞涩地躲进了灰暗的云层。车在水泥路的尽头停下,地面坑洼不平,多时没有修整,野草从嶙峋的石块当中摇摇伸出,遮了大半路面。路基下便是厂江,一条宽若三五米的河流。河面深深浅浅,大大小小的石块此起彼伏,水流经过,发出清脆的“叮铃”声。

厂江,由湖口的青呈、新呈和厂江三个小村合并而来。村庄延绵在一片狭长的山谷之中,大巴沿山而上,三五栋房屋,像嵌在山中最灵动的烟火。白墙黑瓦,有的新近刚建,崭新的瓷片外墙诉说着山中悄然发生的变化。没有经过修饰的泥巴抖墙,不时撞入眼帘,苍老的模样逐渐没入历史的烟尘,成为山中旧时月。远望,树木环绕,一片苍翠,排闷送青,小路隐没其中。

入得山来,天气顿觉阴凉。高大的树木和粗矮的灌木蓬勃着每一个山坡和山坳。山山相连,成为一体又互不干涉。小径曲折蜿蜒,时宽时窄,时高时低,这是山里人到山中取柴、拾蘑菇踩出来的路,看似随意却又清晰可辨。落叶堆积其上,颜色深浅不一,深黑、淡黄、枯黄、浅绿,它们在四季的风里,蝴蝶一样飞舞而至,完成它华丽的最后一跃。脚踩在上面,“扑哧扑哧”直响,深山寂寥,树叶的响动给了这片山林最动听的伴奏,也带来了久违的人气。蝉声忽远忽近,忽高忽低,它看得见你,你却看不见它,只有声音声声入耳。深山不见人,但闻蝉语和溪流声,大概说的就是此地。也许,每个世界都是如此,你不在,他在,人不在,物在,各自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,与他人无关。

沿山形附的青台山,海拔1100多米,坐落于笔甲峰山中,以产茶著称。山上长年云雾弥漫,杳不知多深,与天地浑然一体。路边的野茶树野花草青绿,鲜艳着、蓬勃着。野茶树招摇地开着大片的叶,这种自然的生长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潇洒粗放。野草、野花很多。九死还魂草,像蕨而比蕨青,长短不一,爬满了路边的山坡。龙虾花开着细小的黄色花朵,像金银花,又像喇叭花,更像龙虾。植株不高,叶子边缘齿状如梳,窗花如剪。野兰蓬松散在地上,山丹珠儿红果像顶着红花。“草木送春归去后,山花种种自然开”,素无人打扰的它们迎

来了敬步而上的游客,静静地等待客人们的评判,在岁月的深处,它们学会了处变不惊。

深山里,水是生命的本源。沿路而上,厂江一直伴左右,弯弯绕绕,柳暗花明。溪中多石,像琴键被水流撞击,发出“叮铃叮铃”的声音,悠转不绝,水质清澈。偶尔,有三根木头架成的桥横跨其上。一路过木桥、小溪流,跨越越涧,山花山草相逐,增添了诸多野趣。

在青台山的半山腰,一株千年古茶树赫然而立,经鉴定,有1200多年的历史。

此茶树约两个人高,根系发达,块根粗壮,老叶深青,新叶嫩绿。安静地待在石头边,一年又一年,闻雷电,闻雨露,看花开花落,不惧、不喜、不忧,禅定一般一静千年。我们从它新发的芽尖中摘取几许,放进嘴里,初时味苦,嚼完吞咽下去,一会儿,苦淡下去,一股淡淡的清香溢出来。四顾,周围还有几十株茶树,青青地混在一堆灌木之中。

当年,神农穿着兽皮衣,戴着圆形草帽,背着藤篓,用耒耜拨开荆棘,来此采草药,无意发现了古茶。“茶之东南有神茶。”据《茶陵州志》载:“青台山,在州南六十里,其上多清泉嘉木。”青台山的古老道观里,遗存有明清时期的各种祭碑文,以此来敬奉茶神。茶陵之茶,不单在陆羽的《茶经》里,还在神农的脚步里,在人们虔诚的供奉里。后来,距此不远的安仁、耒阳、酃县等地的人陆续来到此山中采草药和采茶,有的人便留在了此地。

太阳不知什么时候钻了出来,在古茶树下洒下一片绿荫。一只紫褐色的粉斑蝶也来凑热闹,在我们身边飞来飞去。深山总是与岁月相依,岁月不老,深山便一直年轻。青台山,一如其名,带着青苔的墨绿与深沉,带着古茶树的芳香,与时光结伴,从上古直到今天,脚步仍在继续。

生命亦是如此,阳光的普照、春风的吹拂、雨露的滋润,成为季节里的恩赐。如同那些野生古茶树,那长流不息的溪水,那鸣声不止的蝉和那些有名无名的花草,都能显示岁月和生命的禅意。

自驾线路:从天元区出发,途经莲株高速、平汝高速,约为2小时54分钟,距离201公里。



老照片

我们登上了海拔4852米的高山

陈瑛

昨天,我打开电脑“个人文件夹”翻找资料时,看到了17年前在西藏自治区的岗巴拉山观看羊卓雍错后留下的纪念照片,引出了一段美好回忆。

2002年7月末,我怀着向株洲市援藏干部学习的心情,和太太自费去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的扎囊县看望、采访、拍摄援藏干部,从而还实现了一次去西藏自治区旅游参观的机会。

我登上4852米的岗巴拉山实际是对一次拍摄失误的追补而形成的。我们在扎囊县援藏干部处学习、拍摄了六天,离开扎囊县后取道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。第一站是参观布达拉宫,第二站是租车去纳木错。纳木错是西藏自治区第一大高原湖泊,十分美丽。当年还是使用胶片拍摄照片,我这个“照相匠”到那都少不了要拍摄照片,当然也少不了拍摄西藏的历史文化景观和风光的照片。在参观纳木错时,我被很难见到的蓝天白云下美丽的湖光山色迷住了,举起相机一下子拍完了两个胶卷。回到拉萨后,我即去彩扩店冲胶卷,准备洗照片,将胶卷冲出来一看,我大失所望,拍摄的纳木错湖光山色的照片都曝光不足,再去补拍又觉得花费太多。最后选择了去岗巴拉山拍摄俗称“羊湖”的羊卓雍错。相对纳木错,羊卓雍错既是新景观,路程也近一些。

羊卓雍错位于岗巴拉山中。岗巴拉山位于西藏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和贡嘎县之间,从拉萨出发沿机场路到曲水县分路之后,沿着碎石路前行,就开始翻越岗巴拉山,翻越岗巴拉山时,道路非常危险,一边是悬崖,一边是山崖。站在岗巴拉山上可以很好地观赏“羊湖”,蓝天白云下的羊卓雍错美丽极了。

羊卓雍错坐落在岗巴拉山窝里,四周是雪山,湖水来源于雪山,它没有出口,靠蒸发来调剂水量。微风吹来,掀起鱼鳞般的细浪,令人陶醉。我们架起三脚架,拍摄了一组湖光山色的风光照片后准备离开时,走来一位藏族老人,他对着三脚架上的相机观景镜,好奇地观看了好一阵。

在返回的途中,我们看到了路边立的一块牌子,牌子上用藏、汉两种文字书写的“岗巴拉山海拔:4852m”。我马上又支起三脚架,用自动拍摄的方式,二人并排拍摄了一幅十分珍贵的海拔4852米的留念照片。这个留念照片提供的数据,为我们“吹牛”提供了证据:我们登上了海拔4852米的高山。



图为作者



右一为罗磊顺

职场故事

为了工作,他住仓库爬峭壁

何玉

现任楚州市千金植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的罗磊顺,2002年毕业于湖南省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药剂专业,随后进入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。

来云南的时候孩子还没满月

“来云南的时候孩子还没满月,但是这边需要我,我义无反顾!”这位80后的黝黑汉子,笑起来一脸憨厚,话不多却很实在。

2012年,为了确保稳定的野生药材供应,公司决定在昆明建立野生药材战略储备仓库,领导经过商量找到了罗磊顺,希望他前往云南工作。

“堂堂不想我去,好多天都没有理我,我其实也舍不得,但是没办法,这是工作。”从舒适的采购办公室转到云南一线,他一脸就是七年。

住仓库、铁皮房,只为守护野生药材

“刚来云南工作那会可以说是一穷二白,最开始住在仓库里,后面搭建了简易的铁皮房,铁皮房不散热,夏天睡在里面像蒸桑拿,下雨天雨滴打在铁皮房顶,就像听‘音乐’,要是下一晚上基本就不用合眼了。”忆起刚刚驻扎时的艰辛,他眼眶有些湿润,“那个时候每天就是吃盒饭或者方便面,但大家都没有喊苦喊累,在药材公司的支持下,联络客户、修建住房、安装水电、进行药材加工养护等等,干得热火朝天。”

2015年,驻地由昆明迁往楚雄,仓储、办公、生活条件均有所改善,总部和药材公司曾多次建议他们到外面租房住,但罗磊顺他们为了仓库财产安全,依然选择住在仓库驻地的简易房里,“这么多野生药材,很难收到的,不能让药材出现什么风险。”

爬悬崖峭壁采“仙草”,难度似“西天取经”

2013年4月,千斤拔库存只有30多吨(只够供应一个月),原来老的主产区收购量很少,罗磊顺他们便踏上贵州的征程。他们绞尽脑汁想办法,到每个村说服农户上山采挖千斤拔,农户逐渐被带动起来,这才有了后来月度上货达60吨千斤拔的成效。

收购期间他们走到农户家就住到农户家,当地经济条件差,有时得跟猪住一套房;有的农户家没自来水洗澡,他们就到河里洗一下。走家串户的路上,随时都有遇到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可能。“平地上能采到的都是草药,想采到‘仙草’就要爬悬崖峭壁,野生药材也似‘仙草’,更多的生长在贫瘠、湿热的环境,原始森林、峡谷地带等。”野生药材资源调查和开发均已进入深水区,难度似“西天取经”,跋山涉水是罗磊顺他们的工作常态,经常一趟山路下来脚上全是血泡。

没有大家哪有小家

“到云南七年了,我崽都上一年级了,好漂亮的小姑娘。”聊起他的小公主,罗磊顺脸上洋溢着溺爱和自豪,“我真的是愧对她们,家里大小事情都是我一人扛着,自己还要上班。”说起爱人,他的眼眶再一次湿润,结婚一年多就因为工作调动,七年来聚少离多,孩子想爸爸了也只能通过视频、电话传达思念。

“我有时候回家,爱人也会有抱怨,一个家有男人在身边会好很多,孩子半夜发烧都是她一个人处理,我远在云南有心无力。不过,抱怨过后更多的是对我工作的支持和理解,真的,我最感动的就是爱人的支持。”没有大家哪有小家,在罗磊顺爱人的心里,自己的丈夫是位负责任的好男人。

愚人码头

我命由我不由天

罗小玲

哪吒在我们心目中的既定形象,是一个能力超群,俊秀可爱的小小少年,毕竟我们这群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,百分之九十都看过1979年上映的动画片《哪吒闹海》。2003年,大型动画连续剧《哪吒传奇》上映时,“是他就是他,我们的朋友小哪吒……”的歌唱遍大街小巷,我也陪着女儿一起看,片中的哪吒依旧是可爱的,依旧是一脸正气的,依旧是大家心目中的小英雄。那时候,很难想象有一天,哪吒的故事能再编出什么花样来。所以,当动画片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以各种不可思议的热点“太乙真人一口川普”“申公豹结巴”“哪吒的真实身份”等在新浪微博热搜上占据时,我迫不及待地去了电影院。

买的是199元的特价票,比之前看日本动画片《千与千寻》便宜了太多。当时想,就算不好看也无所谓,不曾想,整场看下来,没有失望,一丁点都没有。哪怕哪吒变成烟熏妆,烟酒嗓,走路吊儿郎当的熊孩子,哪怕在《哪吒闹海》中被哪吒抽了龙筋的气焰嚣张的龙王三太子敖丙,居然成了温润如玉、玉树临风的小哥哥,哪怕仙风道骨的哪吒他师傅太乙真人,成了一个操着满口川普,骑着猪到处飞的胖神仙……人设和故事

颠覆成这样,不但脑洞大,胆子也大。不得不佩服编剧兼导演的饺子,对大众趣味的精确把握。这种改动有让人不适的地方,但不说作为一部商业片,这种迎合大众喜好的变化,太成功了。

观影过程中,电影院里有笑声,时有惊叹声,也有不少人说观影时流泪了,而我大部分的时候,是热血沸腾。

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,我喜欢哪吒的这句话。

因为他是魔丸降生,陈塘关的百姓就认定他是魔王,带着偏见来对待他。在世俗的偏见世界里,魔丸降生的哪吒,是生带原罪。而灵珠降生的敖丙,也别想轻巧。龙族本是一个劳苦功高的种族,却被误解成了妖怪。即使是灵珠降生,天性至纯至善的敖丙,也被这些偏见,逼到想要水淹整个陈塘关来灭口。

哪吒和敖丙,两个少年同被偏见折磨,因它走入歧途。

但,父母的爱和师傅的教导,终究是挽救了哪吒,他用乾坤圈克制了体内的魔丸戾气,规劝住正在暴走作恶的敖丙,让敖丙悬崖勒马。陈塘关的百姓一直欺他,恨他,他仍拼命救了他们。

不再被偏见所左右,不再被天生原罪的魔丸所驱使。魔丸转世要他做个遭雷劈的魔王,他偏偏成了自己心目中想

要成为的那个斩妖除魔的大英雄。

一个少年对抗命运,找到自我,浴火重生,拯救苍生。这样的故事怎么能不让人血脉贲张!

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亲爱的,热爱的》中有句台词“赢过、输过、笑过、哭过、被质疑、被非议、被黑幕,从未辩解,无需辩解”,这与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“不认命,就是哪吒的命”看似不同,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两年,大众与媒体都喜欢讨论原生家庭这个概念,讨论人之所以优秀或误入歧途的原因究竟是什么?但生而为人,选择不了原生家庭,所谓“命运”,命为定数,运为变数,我们改变不了命,却可以运转自己。每一滴汗都不会白流,每一次努力累积起来就能换来改变,何须在意他人的目光……

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是跟《大圣归来》一样热血的片子,影片整体的画质和制作,也是有目共睹的优秀。哪吒宝宝被别人丢东西,小肚兜上的纹理清晰可见,《千里江山图》中的世界,想象力结合中国风,壮观瑰丽得让人目不暇接。

7月30日,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在上映第5天时综合票房突破10亿大关,问鼎国产动画票房冠军。国产动画,未来可期。

